

梅兰芳与大绑票案

■ 郦千明

1927年9月，北京发生一起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，即针对京剧名角梅兰芳的枪击案，引起北洋政府首脑张作霖的关注。此案发生在东四牌楼九条胡同35号，一座拥有数十间房屋的二进大宅院，业主是梅兰芳的好友、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。除凶犯最终身首异处外，一名宾客被枪杀，另有数人受伤，而梅兰芳却奇迹般的毫发无损。不过，这场血案使他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，长久难以释怀。

不速之客 梅老板拒绝会面

这年9月14日下午，一名长相清秀、20岁左右的青年男子来到北京东四无量大人胡同5号，求见主人梅兰芳。此人称自己和梅老板素未谋面，然而非常崇敬他，如今特来拜访。过了一会，一辆马车飞驰而至，车上下来几名访客，一边和门房打招呼，一边好奇地询问那男子的来历，门房答称系求助客。这些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看男子，然后一齐进入院门。

梅兰芳正在客厅里和好友冯耿光等人品茗聊天，听见门房通报有客来访，便起身出来迎接，然后引入客厅继续谈笑。当晚冯耿光设家宴请客，梅兰芳打算偕友人参加。眼看天色渐暗，梅兰芳预备出发，但担心被门外的男子纠缠，不知如何办好。冯耿光提议，为避免麻烦，让他夹杂在大家中间出去。梅兰芳一行到达冯宅后，打电话回家问那名男子是否离开，门房答称还在。梅兰芳嘱咐关紧大门，以防万一。

晚上8点多，估计宴席将散，梅家派汽车去冯宅接主人。一直守在门外的青年男子见汽车驶出梅宅，立即雇一辆黄包车紧随其后。车抵东四牌楼九条胡同35号，冯家仆役挡住男子，客气地问道：“先生贵姓？到这里来有什么事吗？”。男子回答：“敝人姓李名志刚。今有一件急事，想请梅老板帮忙。”仆役见他不像无赖之徒，便请其稍待片刻，转身进去报告。梅兰芳一听就晓

得是白天那名男子，表示并不认识，不愿见面。不料座中客张汉举出于好奇，自告奋勇地说：“我去看看，设法把他打发走算了。”

事后查明，这名自称“李志刚”的青年男子真名叫刘学曾，原籍山东，客居天津。他虽然出生于普通家庭，却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。由于酷爱赌博和嫖妓，花钱如流水，因此时常手头拮据。无奈之下，他决定铤而走险，企图通过绑架发一笔横财，以供自己挥霍。一番冥思苦想后，他决定找名伶下手，而名伶中第一个想到的是梅兰芳，觉得梅唱京剧红遍全国，必定家底殷实，绑架成功就可拿到巨额赎金。主意已定，他着手置办一套西服，又设法购买一支勃朗宁手枪和一把电刀，做好进京实施犯罪的一切准备。临行前，他跟老相好、津门名妓花金英告别，谎称自己要离开一段时间，去老家筹钱。他从天津乘火车到北京，一路打听找到无量大人胡同梅宅，于是出现了上述一幕。

待张汉举出门，刘学曾即脱帽致意。张问：“你找梅老板有什么事？”刘学曾回答：“我与梅老板并不认识，但我祖父和他有旧。几天前祖父去世，停尸三日，无钱入殓，想向梅老板借点钱，以解燃眉之急。”张汉举又问：“你既然不识梅老板，他怎么肯借钱给你？不如写一封求助信，托熟人转交为妥。”刘学曾闻言，当即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封信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上，哭泣着说：“请先生帮助转交。”张汉举见状，急忙将他扶起，并好言劝慰几句，然后拿着那封信回到屋内。座中人一起阅看那信，见言词凄惨，都很同情，当场凑集30元请张汉举交给他。张汉举又出来对刘学曾说，这是大家的一片心意，请拿回去操办丧事。岂料，对方嫌钱太少，竟不肯接受。张汉举心想好事做到底，便回去劝众人再凑些，于是增加到50元，但刘学曾仍说不够。张说：“如果须再添钱，我就要和你同去贵宅看了再说。”得知对方家在东斜街14号，便说：“那很方便，我就住在西斜街，我有汽车，等散席一起乘车回去。”刘学曾点头同意，但提出饥肠辘辘，请求给些食物果腹。经张汉举禀明主人，冯家厨房专备四菜一汤，让男子在门房里饱餐一顿。

乘车同行 张三爷不幸遭劫

很快，冯宅家宴散席，客人陆续离开。张汉举出来，果然让刘学曾同乘汽车回去。同席宾

客汪吉麟住在太常寺附近，和张汉举同路，因此也搭乘张的汽车回家。在车上，张、汪并肩而坐，刘学曾则坐对面。

汪吉麟是个长者，听刘的口音不像山东人，便问：“听你口音，颇似天津话。”刘学曾笑笑说：“我儿时在天津读书数年，因此带有天津口音。”汪吉麟笑着点点头。一路谈笑风生，很快来到东斜街14号，这是一幢学校宿舍。张汉举感到奇怪，正想询问对方，刘学曾先开口道：“敝宅在北边横胡同内，因胡同狭窄，汽车无法开进，请二位先生下车步行如何？”三人下车前行，刚抵胡同口，刘学曾突然掏出手枪，对准张、汪两人，满脸狰狞地大喝道：“鄙人今日请君到此，系调虎离山之计，本意是向梅老板借款5万元，现在和你们同回冯宅，找梅老板要钱。请不要做无谓的反抗，否则性命难保。”张、汪大惊失色。过了很长时间，张汉举才回过神来，忙说：“朋友，有话好好讲，不必如此。大家都是好心帮你，何必这样做呢？”刘学曾冷笑一声道：“少啰嗦，如果梅老板不肯给钱，就借你二位的脑袋！”张、汪不得不遵命而行，三人重新回到车上。这次刘学曾和张汉举并肩而坐，汪吉麟坐在对面。刘用枪抵着张、汪，警告不许声张。面对黑洞洞的枪口，张汉举神色泰然，还拿出洋式烟斗抽烟，不时和对手攀谈。十多分钟后，汽车回到九条胡同西口。刘学曾从衣袋里取出事先拟定好的“借款书”，交给张汉举的司机，命其转交给梅兰芳。这封信写得很长，主要内容就是向梅兰芳“借款”5万元。

当时已11点多，冯家客人早已全部离开，冯耿光正在上房陪卧病的母亲闲聊。收到“借款书”，他大吃一惊，家人提议马上报告军警机关，捉拿罪犯。张汉举的司机听罢，连连摇头道：“这万万不可！三爷（指张汉举）还在车上呢，如果调来军警，那三爷就危险了！”冯耿光认为司机说得有理，便发动家人筹款，连佣人的私房钱也拿出来，共筹得500余元，让司机带去。刘学曾一见此数，很不高兴，说区区几百元想打发他，未免太天真了，5万元一文都不能少。司机又奉命回冯宅报告。眼看情况危急，若不满足绑匪的要求，张、汪会有性命之虞。于是，冯耿光打电话给梅兰芳，一面告知绑匪勒索之事，一面请老友设法筹款。不用说梅兰芳不可能立刻拿出5万元现钞来，就是5000元也筹措不及。双方商量很久，也没有得出好办法来。那年

月军警机关都在邮电局派驻密探员，专门监听用户的通话内容，发现案件线索或反政府言论，军警就会突然上门。当时，冯、梅的通话也被密探员听到，当即上报到公府密探处。处长朱继武知道冯耿光是金融大腕，和政府上层关系密切，听说冯宅遇到绑匪，自然不敢马虎，亲自率领几十名密探赶到九条胡同。

这时，冯家正乱作一团，不知所措。忽然门房送来一张名片，报告密探处长朱继武求见。冯耿光出门一看，果然是朱继武，一问之下，才知道对方是从电话里得到的消息。朱继武简单问了问绑匪的情况，说：“冯总裁，请不要惊慌，军警人员已控制附近地区。请您帮我弄一套佣人衣服，由我前去和绑匪周旋，然后趁机将他捉住。”

朱继武换上一件佣人常穿的蓝布大褂，怀揣那500元钱，来到胡同西口汽车旁。他自称是冯耿光的跟班，因为夜已很深，主人勉强凑得500元，请客人暂且收用，天亮后再去银行取5万元来。刘学曾闻言，断然拒绝。他命令张、汪下车，高举双手在前面走，自己用手枪抵住张的后背，鱼贯进入冯宅。朱继武跟在他们后面，也进了大门。刘学曾发现院内站着几名警察，便喝问是怎么回事。冯宅门房很机敏，称主人兄弟间争家务，请警察前来调停，现在事情已解决，他们马上就会离开。刘学曾将信将疑，一只手拿枪抵住张汉举，另一只手抓住其衣领，寸步不离。走到西边回廊的中间时，朱继武突然从背后上前抱住刘学曾的腰部，企图将他生擒。刘学曾全力挣扎，终于抽出右手，举枪从腋下向后面连发两弹，一弹击穿朱继武的衣袖，另一弹打在地上。朱继武害怕伤人，不得不放开双手，然后快速转入右门逃走。因为要看住人质，刘学曾并未追赶。

见势不妙 冯总裁越墙逃遁

听到枪声，冯耿光知道不妙，命家人先扶老母从后门撤离，避往附近友人家中。他害怕住宅周围有绑匪同党埋伏，急匆匆从后院翻墙逃出。在胡同口，拦下一辆黄包车，直奔无量大人胡同梅宅而去。

军警得到冯宅警报后，深恐另有绑匪包围梅兰芳家，便派出暗探在无量大人胡同戒备。当黄包车来到胡同口，离梅宅大门尚有数百米远，冯耿光

发现附近有不少便衣三五成群，徘徊观望，便怀疑是绑匪同党急命车夫停车，摸出一元大洋，让车夫迅速离开。不料，暗探上前拦住车夫，盘问刚才从何处来，车夫如实回答从九条胡同拉客过来。暗探怀疑冯耿光为绑匪，便围了上来。冯耿光也认定对方是绑匪，便先发制人，挥拳打去。他过去在北洋军队里受过严格训练，膂力过人。暗探被其击中，纷纷负痛后退。他乘机冲向梅宅，敲门而入。等暗探追过来，大门已紧紧关上。

冯耿光告诉梅兰芳大门前有不少绑匪，应马上报警，梅兰芳即打电话向辖区警察署报告。不一会，大批警察赶到现场，发现原来是一场误会。

方寸大乱 刘学曾开枪杀人

刘学曾和朱继武搏斗时，汪吉麟伺机跑进西廊中间的木门，沿着西院的绿花丛避走，由此逃过劫难。张汉举也紧跟着进入西院，不知道前面有出路，只好伏在路边躲避，但门道上有一盏电灯，使得周围无处藏身。刘学曾见张汉举趴在地上，朝他的屁股上狠踢两脚，大喝道：“三爷起来吧！”张汉举无奈，慌忙站起身。两人一前一后，继续沿着走廊前行，拐弯进入二道门边的一间小屋。刘学曾命令张汉举坐在坑上，关闭室内电灯，然后半开着门，站在门内大喊：“让冯、梅速筹5万元现钞，赶快送来给张三赎命。”其时，二道门前后、四周屋顶均已布满军警，气氛异常紧张。张汉举唯恐军警射击，害及自己，高喊：“三爷在此，勿得妄动。”

经过一番商量，军警决定先用现钞稳住歹徒，再设法解救人质。很快凑集5000元派人送去，刘学曾拒收；再送上5千元，依然不收；第三次增至1万元，仍被拒绝，且声明全部要面额为1元、5元的零票。这时天已大亮，时针指向15日早晨7时，众人力劝冯耿光出面筹钱，暂且满足绑匪的要求，防止其狗急跳墙，危害人质。现场早已被军警封锁，绑匪插翅难逃，钱肯定可以收回的。冯耿光只好答应照办，派人从中国银行调出现款1万元，共计2万元，全部换成零钞，装在一只大布袋里，由警方派人送去。军警计划待绑匪接收钱袋时，扑上去将其抱住，然后夺枪救人，即可成功。可是，刘学曾发现来人胸前似乎藏有东西，便伸手去摸，然后快速退后几步，喝问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是手枪吗？”送钱人慌忙回答“不是手枪”，刘学曾命令道：“把钱放在地上，人赶快退出门外。”送钱人知道已被识破，很难按原计划下手，只好放下布袋，迅速撤出房间。

刘学曾得了钱，迫不及待地蹲下身子，仔细清点起来。不过，一只手依然拿着枪，一刻也不放松。点毕，他将钱袋环绕于腰部扎牢，让张汉举传话，把一辆汽车开到大门口，预先打开车门，等候启用，冯宅遵命照办。他让张汉举出门往前走，沿原路返回六门口，他仍用手枪在后面押着。走到前院，发现屋顶及门外都是军警，他自知难以脱身，顿时方寸大乱，竟迁怒于张，不知不觉扣动了扳机，“砰砰”两声，子弹击中张汉举的腋下，他当即倒在血泊中。军警见绑匪开枪，唯恐再伤他人，立即数枪齐发。刘学曾决心拼个鱼死网破，一边射击，一边逃向前门。埋伏在门侧的警察见绑匪靠近，一阵扫射，刘学曾腰部中弹，但仍跌跌撞撞往前走，终于支持不住，扑倒在地。很快他又勉强站起来，往东面回廊狂奔，军警将其团团围住，喝令缴械投降，可他仍负隅顽抗，又一弹击中其胸部，遂应声倒下，气息奄奄。警察一拥而上，将其五花大绑，用汽车送到警局，途中他气绝身亡。下午三时，警察把绑匪尸体抬到九条胡同西口，割下首级，悬挂于电线杆上示众。军警联合办事处张贴布告，宣布围捕绑匪过程，以儆效尤。

与此同时，警察将张汉举紧急送往东四十一条传染病医院抢救，后来又转送到协和医院。无奈流血过多，医生无力回天，可怜汉举就这样成了冤死鬼。临终时，他对前去探视的朋友说：“我家里有老有小，以后请冯六爷（指冯耿光）代为照料。”张氏身后萧条，留下双目失明的七旬老母、三位夫人和一双年幼的儿女，家无余资，连棺木也是朋友集资置办的。梅兰芳闻讯，心里很不安，委托好友齐如山前去吊唁，后来还赠送给张家麻草园的房屋一幢和现金2000元。梅兰芳受此惊吓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深居简出没有登台演出。不过，社会舆论对张汉举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同情，因为他为了获得重金赏赐，曾甘愿做北洋军阀的鹰犬，出卖了一代爱国报人邵飘萍。

编辑/月勤